

山水

第九期

寄情

《問候心情·心情問候》

發行人：東吳大學登山社
 指導老師：曾國強
 OB會長：黃騰遠
 社長：林振輝
 編輯：莊淳勻（鯤純妹）、葉靜慧（小烏龜）
 電腦打字：姜紅鋒、呂巧玲、林雅婧、普利瑪
 特別贊助：鄭雅倫、林子文、邱怡瑾
 超級贊助：普利瑪
 通訊地址：東吳大學郵政 86-4 號信箱
 電話：本部 881-9471 轉 7436
 區部 311-1531 轉 4195

偉國的信

親愛的學弟妹們：

今天晚上喝點酒，話變多了，剛才還充當和事佬，為營部和隨隊連間的紛爭化解。

再過一百多天就要退伍，仍然忘不了山的感覺，安靜、偉大、又帶點恐懼。我常常懷著雄心壯志的出發，但在山裡，又不得不虛心的求教於山，常走著走著，好似身邊有母親的叮嚀一般，音樂性的，飄散在空氣中的言語，是溫暖的。我知道每一次的出發，山都不會讓我後悔，卻讓我滿載而歸，載回滿山遍野的回憶，與隊友之間的情誼！

參加了今年（八十四年十二月）的新訓！好高興地在騎了一、二個小時的車子後，當我看到門口的那排字，就好像走進陽光裡一般，我不知道回憶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大到讓我感動得站不住腳，我慢慢的步下階梯，蒙古包、橘色的社服；一樣喧鬧的氣氛，最享受的是學弟妹的努力、認真，與在營火細雨裡，學長殷殷的對話，為的只是不讓我這菜鳥走錯任何一步路（我想）。

其實我在想：：，我要的是人，不是山，是在山裡走過的人，是在山裡一同成長的人。

黃偉國

PS：闊瀨很遠！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 〇〇一八時

偉國于

士林憲兵隊二樓

寫信

想當面與你道別，最後，仍勸下了自己。

角色轉換之際，忘了收起嘴角奶油右上的那抹笑，笑己的、笑人的，望著生命不斷輪轉前行，戲袍子一件件地褪下、穿上、再換去。

有一個念頭飛來，就像爬山，有多少人爬這座，是為了要望那一座的？於是，才有所謂還君明珠淚雙垂！距離產生美感，成就詩意，一旦柴米油鹽，就琴棋書畫難再，於是，有更多的遙想當年。

山頭不僅位山間，事業上的望向最高峰，感情裡的尋尋覓覓無盡意亦是，多年來，人來人往，或坐或臥，排列組合風情萬種，真真妙趣啊！而，山靜看著。

「似我何由屈，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說了這麼多那麼多，君心到底懂不懂？

高高峰頂上，四顧極無邊；
 獨坐無人知，孤月照寒泉。
 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
 吟此一曲歌，歌終不是禪。

君心到底，懂不懂？

君，這念心，到底，懂不懂？

「曠野的聲音」你看了沒？和「蘇菲的世界」一樣，也是智庫出的，一直嘆息，爬山的小孩，若也愛看書，那才真是文質彬彬哪！跟你打賭，相信你看了也會和我一樣，嫉妒死那個渾身出油的白妞，想，三個月的際遇可抵好幾世啊！

想，咱們這些以山上的孩子自許的小孩，卻都以自己選擇的百轉千迴，

傳捨

去追尋簡單的生活，自然的生趣，永恆的迴歸；而後在忘身江湖之際，再喝一回白米酒，思想起，及更多的遙想當年。

終於回到了自己原來的名字，搞不清是前一步或退兩步，只是滿心的歡喜，尤其是打七回來之後。你呢？在經歷了那麼多名字之後，人啊！你是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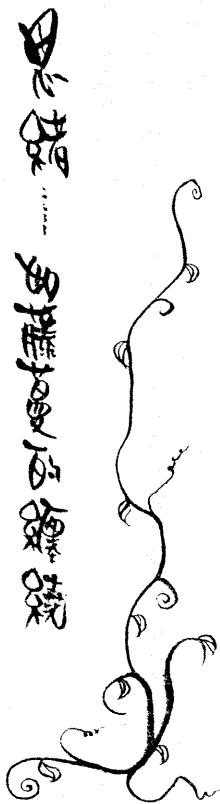
嘗試著去捕捉那個誰的呵護的眼的溫暖，那個趕著星辰捧花來的手的欣喜顫顫，那個滿臉憤恨為什麼是我的酒後大喊，那個怯生生呆站店家門前的鳥人的要不要或該不該進門來，那個曾經令誰的心糾心痛心黯然神傷的心熱情……。

一個高高的窗口，一株金線菊，一堆季節的感覺，一種心情的所謂善於等待，來臨的，仍是候鳥嗎？人啊人。

莫再是藍衫子。

莫再有牽念，想多年後，執手仍是一笑，拈花的。

吾去也。



牢騷語錄

神豬

二十二歲的我，不知是否已被摒棄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年少時光外，房間中瀟灑著剛熄了的菸，再點起了一根，一點多了。

有人說深夜裡，所有的不快都會沈澱，或許吧！但這沈澱的寂寥昇華的白煙，是多大的反差呀！地球原是圓的，盤石不該宿醒，當開天闢地的一剎那，已將那渾圓無慮世界帶來了俗念，從此塵世不得清靜，蒼生終日汲汲。心正如這個世界，混混噩噩了二十二年，所有的喜怒哀樂都迷失在遲鈍思想中，是個圓。只是這樣的夜，這樣的反差拉扯，一如盤石開天的魄力，整個人彷彿出現了一個空間，但卻不知空間中將有何物？想想現在的自己，正如前幾天看到的一句話——一無是處，只有年輕和驕傲。

昏黃的燈光，是房間裏的主要光源，一切的活動都籠罩在光線中，原本代表著溫暖的燈光使我覺得單調、乏味、小小的空間已做了最完整的利用，但好像缺少了一點什麼，說不上來的。曾經加上另一種燈光，那種展示用的鹵素燈，只是發現，一點效用也沒有，兩種光線膠在一起，無法分辨，都是燈光的錯索性關上燈做著一種無聲之抗議，黑暗中，動也不動，希望時間就此停止，視覺已不在控制的範圍，任其逐漸沈睡，驀然間卻發現聽覺開始不安份了，秒針一聲、一聲的提醒時光的流逝，一聲、一聲、一聲、一聲、

雜 感

洒鋒

偶有學弟妹問我，怎麼知道有哪些山可爬？

其實，這根本就是个不成問題的問題，而且這也暴露了目前社員不知利用社內書籍資料的通病。

環顧本、區部社辦，兩地都有豐富的登山書籍資料，尤其區部，雖不能說汗牛充棟但也至少多如牛毛。如中華山岳、野外、戶外等，甚至有如台灣百岳全集、登山百科全書等精采巨著。其裏面的內容可說包含了極大部分的台灣山區資料及眾多登山前輩的心血結晶。這些豐富且精采的歷代前人登山經驗所累積下來的眾多文字，只要多加翻閱，如同看故事般，不用多久，相信必能對台灣山區及一些登山基礎常識有一定了解。當然，一定有人會說這些東西那麼多，從何看起呢？其實，以筆者愚見當以從高山導遊圖最為迅捷。什麼？高山導遊圖？沒錯，就是從這裏開始。筆者建議新生有空的時候把高導圖翻出來，因為其中介紹的皆是台灣山區的基本骨幹，如中央山脈、雪山山脈、及其它重要高山傳統路線等。事實上，知道這些東西對學弟妹而言，就已經有很多山可爬了，不是嗎？若在參閱高導圖時能輔以行程資料，如民國七十年至八十年左右的中華山岳，則必將對這些山區有更深入了解，如水源、路程、營地、不同季節時相同山區的變化等，了解了這些後，除了知道「有什麼山可爬」外，不也是增加自己設計山區活動行程能力的好方法嗎？如果以後嚮導考選時出了一道問答題要參試者任選一段中央山脈的傳統路線設計行程，如果參試者之前下過一番功夫則回答起此類題目不就容易多了嗎？學弟妹們，嚮導可不是這麼好考的。

但是剛進山社的學弟妹們，你們在看資料時，一定會有不懂、不了解，或是資料本身太繁雜或老舊的地方，這時候，千萬不要客氣，看見不管那一個學長或學姐，儘管抓過來問，如果你找的學長姐也不了解，不要怕，再換一個問，這跟你換男、女朋友不一樣，千萬不要猶豫，千萬不要有罪惡感，切記！切記！

另外，也有學弟妹會問，為何筆者知道去爬一些比較奇怪的山或奇怪的路線。其實筆者也是經過一番學習才有如今的能力的。各位學弟妹，當你們上山時，記得，只要你們還不累得倒頭便睡，一定要注意那些學長姐在做而你還不會的事情，想辦法把它學起來，如生火、煮飯、砍路、尋路、綁路標、地圖定位、闢建營地、找水、濾水等，會的越多越好，當你的能力到達一定的水平時，請你把地圖櫃裏的地圖一張張拿出來，你就會發現奇怪的山頭何其多，而詭異的路線也就隨著眼光在地圖上的掃描而一條條的出現在你的腦海裏，你想，這樣還愁沒有山，沒有路線可走嗎？同樣的一個山頭，有人從稜線上去，有人溯溪上去，有人攀岩上去，有人從東，有人從南，有人從西，有人從北，其實爬山是不愁『沒有路線』的，只要你能力夠了，經驗足了，爬山的天地海闊天空，任你規劃，再怪的走法都沒人管你，不是嗎？

學弟妹們，你們既然加入了山社，就千萬不要浪費了個環境，雖說平常跟其它社員或學長姐聊天、開玩笑感覺蠻爽的，但是平常該充實的還是要充實，上山該學的還是要學，否則畢業後，沒有學到山社所能給予的知識及技能，豈不是枉費了走這一遭？平常看資料時，不懂就問，上山時，不會就學，如此一、二年下來，不是可以懂的蠻多的嗎？學習東西時，千萬不要臉皮薄、不好意思，筆者一向認為『臉皮厚，可；不要臉尤佳』，其實身為學長姐都是蠻虛榮的，你越問，他們就越願意傾囊相授，口沫橫飛在所不惜，但是就另一方面來講，學長姐很多也是蠻懶的，如果學弟妹們不主動去挖他們的東西，他們也不會主動去教你們什麼的（如筆者就是），知道嗎？

總而言之，社內書籍資料要多看，不懂就要問，上山就要學，切記前面那句話：『厚臉皮，可；不要臉尤佳』，保証一、二年後，功力絕非昔日之吳下阿蒙，懂嗎？般般切囑，到底有多少學弟妹能做到呢？罷了！手寫至晨一時三十分，灌下手邊半杯半涼猶溫的摩卡即溶咖啡，睡覺吧！把明日一切交給上帝、

溪畔札記

嘉益

灰暗伴著清晰，寂靜伴著水聲，靜謐的空氣，透明的水；此刻是凌晨四點整，有一個人頂著冰冷的空氣，蹲在帳篷的一旁顫抖，也許有人會質疑此人是否精神異常，但是，請不要懷疑，此人就是本文的作者：：：，也許有人會問，為何不多睡一會兒呢？其實這說來話長，此乃是由於睡前喝了太多水所致，迫得我不得不早早爬出帳篷，不過每一件都是正負兩面的；由於早起的結果，當其他人都還在暖暖的睡袋裡作夢時，我早已在帳篷外煮完早餐大快朵頤了，想了一想，反正都爬起來了，不如綁好釣組來試試運氣，原本以為我是早起的鳥兒，可惜的是蟲兒還在夢中，由於起得太早，使得晨釣的感覺看起來像在夜釣一樣，而我的臉色感覺起來有如夜色茫茫，星月無光：：：

旭日初升，金黃色的陽光撫著雄峙的山壁，柔柔的光線雖然溫度不高，但是已經整個將我身軀內外的寒氣趕走了，此刻因為山谷內的氣溫正慢慢升高，所有谷內的水汽昇華而成輕煙，從水面飄然而起，在不知不覺中，整條溪谷皆已沐浴在這飄然的輕煙裡，輕煙讓山谷彷彿穿上一層薄紗，也使得溪畔的蒼樹若隱若現，一種深沉而持久的感覺令我久久無法自己，幻想我手持長竿，在輕煙環抱裡試運氣，幻想自己獨釣霧裡的氣派，應該是一種詩情畫意、朦朧淒美的感覺吧！可憐這朦朧美是不會持久的，不一會兒便被太陽的溫柔溶化殆盡了：：：輕煙的逝去，出現的是明朗的天空，帶來的是山林的壯麗，突然間，覺得自己不應該，迷戀於過去的淒美，因為人們往往忽略，當你正為剛剛逝去的事物，而感到意志消沉時，卻沒有想到接下來的，是一片更美好的天空，所以我不會為逝去的輕煙難過，因為我將貪婪的去享受明朗壯麗與豐富的一天，更將毫不保留地讓這自然撩撥我整個靈魂。

和煦的陽光，篩過林隙，灑落在山谷中，粗獷深邃的山林透過陽光的調色，看起來是多麼協調、多麼的祥和。此刻，如果有人說，這山林像是充滿

活力的壯士，我將說這柔柔的陽光就像是慈母和藹的眼神，是這壯士生命的永遠泉源；在這物產豐饒的山谷中，早餐是不會吃太久的，不是因為食物的美味，而是每個人都已經迫不及待的準備去享受垂釣的樂趣，去迎接豐收的滿足，於是每個人圍圍吞棗地吃完早餐後，紛紛火速地抽出自己最寶貝的釣竿，連走帶跑地往溪邊前去了，此刻，如果你有興趣，建議你不妨也帶根釣竿去溪邊一探究竟吧！除了冰涼的溪水，你將發現自己竟也深深沉迷，也和我們一樣，小心翼翼的去探尋每一個魚兒的棲身之所，摒氣凝神的注視著魚訊，等待大魚吃餌那一刻內心無比的悸動，就算是站上一整天也不覺得累。

每次我都覺得我真是無比幸運的人，因為我擁有了幾個愛釣魚的好伙伴，每次釣魚總是會被他們中魚的喜樂所感染，因為這種極度的興奮可以從他們中魚時的神情和動作上一覽無遺，那亢奮而持續的驚叫聲，那種手握著魚，穩當當把魚放入魚簍，臉上忍不住露出燦爛的笑容，那種愉悅滿足開懷的大笑，當然中魚之後並不一定都能將魚穩穩的放入魚簍，有時魚兒逃走，這時聽到的肯定是一陣驚叫聲後。雖然瞬間口中爆出的字眼不太文雅，但是在這寧靜的山谷裡讓人聽起卻是如此的慷慨激昂，如此的響徹雲霄，我真的喜歡這種感覺，其實也和他們一樣，每當釣上了值得炫耀的大魚，我不驚叫，我只會按耐不住內心的興奮與快感而放聲大笑，這種大聲笑出來的感覺像是在炎炎炙熱的夏日之下灌水，也像在酷冷的寒冬裡泡一個熱滾滾的溫泉一樣，真是無比的痛快，所有的疲勞在這一瞬間皆已拋諸九霄雲外，真是舒暢極了行文至此，一些有趣的畫面紛紛湧而出，記起了當每個人收穫都不錯的時候，內心忍不住暗自竊笑的感覺，還有許多許多，也許記起了釣況惡劣的時候，有的人嘆氣，有的人傻笑，有的發呆，然後再加上數不盡的理由，諸如運氣不好，同伴的組合不對，糧食帶到不該帶的，跟到不該跟的人，天氣的問題、水色、水溫、日期……好多問題，理由之多，多過牛毛，如今想起仍然令人不禁莞爾。所以無論釣況是好是壞，若是再有好友一同分享，那麼釣魚所能滿足的興奮度是趨向於無限大的喔！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不妨親自體驗看看。

暮色漸深，溪畔的營燈亮了起來，起了幾個爐火，胡亂的煮了幾樣下飯的菜餚，雖然不甚豐盛，但是同伴們幾近瘋狂的吃相對於烹飪者而言，卻是一種無言而又極為動聽的讚禮，當然這也要歸功於站了一天沒有進食的結果。大家或吃或笑，有的捉蝦有的夜釣，在這漆黑，看似無際的夜谷，我們是熱鬧的一小角，直到帳裡燈火皆熄，寂靜才還給了山谷，當然除了親切的水聲和近似鳥鳴的蛙叫聲外，還有身旁的鼾聲。

救命啊！火燒帳

《曠野的聲音》

阿孜

去漬油其實除了是燃料的一種外，還可以不斷開發其它的妙用：有人拿來當水喝、也有人拿它來煮奶茶。所以，我若再說去漬油可以拿來炒菜爆香，這也實在沒什麼稀奇古怪。若是喝了去漬油可以馬上噴出來，而注意到怎麼奶茶變成上下兩層（因為水油比重不同），可以白痴的笑一笑拿去倒掉，倒是我們這個去漬油事件的損失可就大啦！

話說去年暑假一隊能高安東軍的堅強隊伍，在經歷了數日的陰雨洗禮後，終於來到屯鹿池畔，一路走來，什麼全台灣唯一的高山草原旖旎風光我是全無此聯想，而在雨中爬山唯一的樂趣就是不斷地以規律的步伐向前邁進，只是這一點點的快樂也常被領隊維華給剝削，每次問他「到了沒？」他就會說：「快到了！」「過了這個山頭下去很快了！」「快了！快了！」豈知這之後又是數個小時的雨中漫步，讓人覺得很沒力，所以爬山問領隊要有被騙的心理準備。（下次看到維華請叫他白賊華或白目華）

無論如何，此時此刻的心情真是絕對的放鬆，因為到了屯鹿池，想著明天就下山，後天就踢出奧萬大，心頭就禁不住狂喜，但擺在眼前的是營地上佈滿小小池塘的問題，不過歸功於男士們的辛勞，尤其是兩位國軍代表明勳及二哥強健的體魄，我們終於有「碰床」般的享受。

夜晚來臨，就當我們愉快地在斜斜相對的兩頂帳蓬內熱烈地討論檢討會應是那一種異國風情的形式時，卻只見主廚的二哥拿起一罐裝滿透明液體保特瓶往熱鍋裏倒，登時烈焰就從鍋裏向上衝燒，天啊！還會順著那傾到的液

